

梁漱溟当年有一句话说得很好,让人感动。他大致是这样说的:我这个人国学不好,西学也不好,不过是有感情。这位老人说得多么质朴和实在。他的一生真的很能牵挂事情,对这个世界有感情。

感情很重要,感情是气,是决定力和推动力。人有学问当然很好,因为这样用来做事的工具就强大了。可是如果没有感情,就没有做事的动力,工具也就多半闲置起来了。

人有了一副热辣辣的心肠,有了激情,才能做些事情,有些作为。有些人似乎很深刻,懂的事情多极了,看透的事情也多极了,但就是没有感情,结果最终还是一事无成,对世界没有什么用处。他们不做事,还嘲笑做事的人浅薄,在他们看来,冷漠就是最大的价值和深刻了——这其实是无足轻重的、不足取的人生。

比较孔孟和老庄,我们喜欢的同时总要带点偏重。许多人还是格外偏爱孔孟。老子是了不起的东方智慧;庄子那种智慧达到极致之后,让人产生一种多多少少的恐慌感。事事那样想得开那样机智和通透,几乎可以



松浦笔记

儒和道

张炜

通向宇宙穹罩四极,那种极度的出世,也真的有些可怕。我们感觉不到庄子的感情——也许它是更内在的、变形的?但儒家的感情和人世的温度却是很容易就感觉得到的。

现在一般总是说“老庄”,但是老子和庄子似乎应该分开来谈。他们之间仍然有极大的不同。当然这是另一个话题了。

有时候我们很容易与现实世界达成妥协和谅解,歪曲和不得当地使用一些超然的智慧、利用这种智慧,结果也会让庸俗社会学盛行起来。

孔孟儒学那样的人世和清醒,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担当勇气,现在似乎更为需要。书院门厅的墙上挂了孔子和孟子的像,没挂老子和庄子的像。但这不是说老子和庄子不伟大不深刻。这里强调的是学问和思想的一种严整性,是人世的精神和情怀。

老子作为一种哲学,深刻性彻底性都是

很难超越的。庄子则更加增多了一些圆通妥协的智慧——不过在我们这样一个族群里,通透和超越洒脱的智慧总是更容易被人接受,久而久之也就让人担心了,担心这样的思想会使做学问、包括做人走向精美的畸形,会使品格发生问题。老子比孔孟更深奥也更晦涩一点,它会在这种令人难以接近中进一步被误解和误用。当谈到庄子的一些倾向并有所忌惮的时候,有人会遗憾地长叹,认为还是没有读懂——是的,一种通透圆融的大学问,怎么使用怎么理解都可以,已经走到了极致,也就近乎无用或可怕了。

太深奥了往往就不实用。让人很难理解的事物,影响却又很大,这就更容易形成一种庸常的误解。

民众对佛教的误解也很厉害,但是它所讲的仁慈向善,不杀生不妄念,却是很通俗的指向。道教就远不是这样直观通俗了,好像要曲折复杂得多。人们对佛教的曲解,顶多认为它是有神论,甚至发展到抬着猪头进庙上香,这跟佛教精神肯定是格格不入的。但是民众误解道教就更严重了,他们只认为它是得道成仙的奇方,有许多奇怪的法术,其他则很少知道。



这恐怕是涉及如何看待死亡的命题,是迄今为止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的事。比如你说死人不吉利,躲得远远的,可纽约人未必这么看。今天《纽约都市报》刊载了一则消息,题目居然是“墓地周边房地产从坟包里起飞”。

这记者太能忽悠,房地产都从坟包里起飞了,飞出来的是个啥?纽约号称是无眠之城,有些人却喜欢住在永眠人的周围。据纽约房地产协会披露,墓地周边的房产销售周期比其他地区更短,换句话说,就是卖起来更容易。纽约十分嘈杂,难得有墓地这样安静祥和的氛围,这是为何有人宁可选择在墓地周围的重要原因之一,他们把墓地当公园了。

国内的朋友或许很难理解这种感觉,墓地怎和公园比?它们的确很像,起码在纽约是这样。纽约的公园大都很简单,绿草树荫,几把长椅。而墓地的景色除墓碑外,几乎与公园无异,比公园更静,鸟啊,小动物啊,更不怕人。你想它们连鬼都不怕还怕人吗?所以感觉差不多。有些墓地还安葬着某些名人,这使墓地比公园更具历史感,更贵族气。如果从窗口能望到伟人长眠之地,未必不吉利。北京十三陵附近不是就盖了很多别墅吗,怎么换了皇上就没忌讳了呢?

有些墓地管理者为吸引人们到附近购屋,还设计出很多游览计划,请你到此一游。比如绿树公墓去年的访游者高达四万人,比十年前高出十倍。好家伙,四万人的游览量,不为扫墓,只为欣赏,太不可思议!坐落在绿树公墓附近的速卖房产公司老板史蒂文说,这里环境优雅安静,在纽约是难得的,不乏有人厌倦了曼哈顿的喧嚣,而选择来此居家。他的客户爱米女士说,这里视野开阔,没有任何建筑物割断你的视野和想象,十分享受。还有,墓地周边房产无论租金还是房价,都低于其他地区约百分之十,在经济不景气的眼下,也是吸引人的原因。

当然,并非人人喜欢墓地,起码绝大多数华人就不喜欢,这些地区很难发现亚裔面孔。就像开头所说,这是文化问题,心理问题,习惯问题,这些问题是很难接轨的。文化只能借鉴,根本没接轨问题,能接的只是些规则,而观念是从环境中产生,存在决定意识。

扯远了。我只是闲聊纽约人的生活方式,仅供参考。我本人是不会与纽约墓地为邻的。但也很难说,当漂泊游子变成漂泊孤魂时,谁知道呢。

墓地是另一种公园

(美)陈九

门铃响了,进来的是我儿时的达族伙伴巴根。尽管如今我们都上了年纪,还是像小时候一见面就抱在一起摔跤那样拥抱,我叫他胖牛,他喊我小绵羊。顷刻间,仿佛一下子回到几十年前,那样亲近、快乐。

当年我不满9岁,就来到达斡尔民族乡的叔叔家,这里是绿得没有边际的大草原。草原上最多的就是牛羊,所以地名也和牛羊有关,什么老牛坡、羊草滩、牛尾巴沟、马蹄湾,既形象,又容易记。叔叔和他的牧人兄弟都有绰号,也是和牛羊有联系的绰号,挺逗人的。

胖牛与小绵羊

王忠范

叔叔老实、少语,大家叫他大绵羊,我自然是小绵羊了。跟我最要好的巴根,胖得敦敦实实,叫胖牛。

每每放学以后,小伙伴们用草哨做联络信号,相约去草场欢玩。钻草从捡玛瑙石,弄得满头都是草沫和牛粪渣。我和胖牛还经常去河里捉鱼,他在前头捞,我在后面往柳条筐里装,戏水欢闹,绕来绕去如两条泥鳅。那次回家的路上,我不小心把脚脖子崴了,又疼又酸。胖牛扶着我走一段,又哈腰背着我往前走,没多一会儿他就满头是汗了。他气喘吁吁地告诉我,草地上走路要特别注意犴子洞,一旦踩进去,犴子会咬断脚指头的。胖牛懂得的多,又分外关照我。

夏日,我和胖牛就跟着大人去走游牧点,或一起玩牧狗,或逗趣找乐。他发现草丛里有新拉的牛屎,就说那里面有玛瑙石,我俩便蒙上眼睛比比看谁能摸到。他让我去摸,结果抓了一把稀溜溜的牛屎,气得我上去就给他一拳,他却乐了:“不疼,就是不疼,气死你!”不过我还是想出个报复的办法:偷偷地在土坑上撒上草,然后跟胖牛赛马,他扬鞭催马,跌进坑里,摔倒了。叔叔急了,拿起鞭子要抽我,胖牛却猛然扑到我的身上。我向胖牛认错,他却跟我来个“百灵鸟双双飞”,肩并肩唱着歌去追百灵。那个冬天,天气预报说有暴风雪,叔叔让我和胖牛去冬营地报信。我们小哥俩飞身跃马,迎着寒风,并辔奔腾。马背上,我们共同高唱:“我们像双翼神马,奔驰在草原上……”

后来我离开达斡尔乡时,胖牛送我一棵双叶草,这神奇的草夹在笔记本里始终鲜绿着。后来我进城当记者,胖牛在草原当上了乡长,我们亲兄弟般时有来往,友谊像那棵双叶草一直没变样。这次他来,说要组织小学同学聚会,于是我们念叨起儿时的那个一个绰号,笑得前仰后合,好像都是当年的孩子。

2012年下半年去音乐厅,那日午后阳光正暖,我围着音乐厅走了一圈,发现2号门口排着一行人,上前一问是准备排队欣赏午茶音乐会的观众。秩序井然的队伍,老中青都有,心想这是一批有素质的爱乐人。于是,我也加入了这群“茶友”的队伍,并与排在队首的一位老先生熟悉了起来。

他叫胡志远,音乐午茶第一批忠实听众,每天准时到,尽管12点才开始,他总是10点半便过来排队。排队间隙,胡先生除了聊昨日的演出,还为我介绍音乐厅的几位礼宾:这些小伙子年纪不大,样貌堂堂,态度亲切,训练有素。几位礼宾主管也是彬彬有礼,见面除了问候,总还要聊上几句:阿姨昨天没来,是不是家里有事了……演出的内容质量高,演员都是上正规舞台的状态,一点不失在音乐厅演出的水准。让我强烈感觉到这虽然是一台公益休闲活动,音乐厅从上到下都是很努力的工作状态。

有一次胡老先生向我抱怨:他们管得好紧,我看到这些小孩很辛苦,有时候带点小点心略表我心意,小伙子们却不肯收,说不



华灯初上 (水彩) 武国强

祖籍福建长乐,出生于浙江温州,从小喝瓯江水长大,在温州度过童年与青少年时期的著名现代作家、文物专家、翻译家、收藏家、社会活动家郑振铎(1898—1958),在他不幸离世57周年之际,作为温州又一座文化地标的“郑振铎纪念馆”(以下简称“郑馆”),在无数人奔走呼吁、翘首以待,之后又经过两年多精心修缮和设计布展,终于在温州市区沧河巷金宅落成开幕。这天是2015年10月18日,也是郑振铎先生的忌日。此前我在报刊上发表《郑振铎抢救中国珍贵古籍文献纪事》一

文,详述郑振铎先生在沦陷中的战时上海,置个人生死于度外,为国家抢救大批珍贵古籍文献、为留存中华文脉作出巨大贡献的史事,遂因缘结识郑振铎先生的儿媳朱明磊女士。此番承蒙朱大姐及温州“郑馆”开馆仪式主办方热情邀请,有幸躬逢其盛,出席这一庆典。

沧河巷是温州市区一条老街,不宽敞,也不算长。从通衢大道折入沧河巷,一眼便见两旁开着一

哎呀,胡老先生直至生命尽头心里还有音乐午茶,他想通过这个信息告诉我们这些无法联系上的“茶友”:他还是想天天来,一起赏乐,一起聊天,他离不开寄托快乐

音乐午茶500期的时候,我们这群“茶友”带着老胡的一点心意,为音乐午茶的工作人员送上一面致谢锦旗“精湛的演出,满意的服务”。

音乐午茶虽然是一个公益性质的益民活动,但经过音乐厅的努力,如今已办成一个场所典雅高贵、服务热情周到、节目专业精湛的公益音乐会,我的乐迷生活中已离不开音乐午茶,它已成为人们陶冶情操,丰富生活,享受美好的福地。衷心希望这情缘能天长地久,愿音乐午茶越办越好,愿这里能出现更多感人的故事。

十日谈

音乐午茶

观众席里坐着主持人的外公,请看明日本栏。

瓯江之子郑振铎

陆其国

小店,这些店让老街溢出一股淡雅的文脉之气。我后来得知,早在20年前,一直视郑振铎为温州乡贤、瓯江之子的温州文物部门,就有建“郑馆”的计划,只是因故搁浅。直到2009年,建“郑馆”之事才被再次提上日程。之后经过一些文化人士奔走呼吁,积极策划联系,再经文物专家精心组织打造,以及郑振铎亲属的大力支持,才终



于使“郑馆”《记黄小泉先生》,文章追忆了他敬爱的温州国文启蒙老师黄小泉。这本《太白》杂志创刊号为90岁市民朱文奎老先生所捐赠。黄小泉嫡孙、64岁的黄兆棣先生也捐赠了黄小泉先生遗像、夏承焘先生在黄小泉去世后写的挽联等。至于郑振铎亲属的捐赠,据朱大姐告诉我,就有郑振铎亲笔书信、郑振铎用过的照相机和清代镂空人物竹笔筒和砚台;赵朴初、夏承焘等名人赠送给郑振铎的书法作品、周恩来亲笔签名的文化部副部长任命书,以及家属们捐赠的83册相关图书和杂志。睹物思人,徜徉缅怀,诚如展区“后记”所言:论立德,郑振铎上下求索,倡导“文艺救国”事业,投身民族解放的时代洪流,践行“书生报国”誓言,一生奉献。论立功,郑振铎无惧艰险,抢救整理文物古籍,以开拓者的气魄,开创共和国文物事业,功在千秋。



夜光杯